

乡土文学精品

山魂

青汶 著

山 魁
青 汶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甘肃武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70千字

1996年8月第一版 199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7000

ISBN 7-5360-2459-5/01.1554

定价：14.80元

山

鐵

内 容 提 要

天性孤傲的某大学美术系学生林佩佩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孩，在一次实习写生时，她与A国外交官罗伯特相遇。罗伯特英俊的外貌以及学者风度，幽默的谈吐，深深地吸引着她，使她不设防的心城悄然倒塌，一步步地走进了痴爱的迷津。在无法抗拒的诱惑下，她与罗伯特幽会，结果在小树林中失身。林佩佩追悔莫及但亦无可奈何，返校后遂与相处多年的男友分手。罗伯特接受某国间谍机关的指令，布下陷阱，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终于使林佩佩坠落为色情间谍。最后，林佩佩竟用美色拉拢高级科学家叶秋明，窃取了国家高级机密图纸。叶秋明因不堪忍受灵魂的痛苦折磨而自杀身亡，国家安全部门的侦察工作从此拉开了序幕……

她就要满十三岁了，美丽的小苏纳美！镰刀形的月亮就要变成船形的月亮了。

“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一群穿着半长不短的褂子^①的男孩和女孩蹲在山顶上那排经幡下，小声数着脚下公路的拐弯处出现的象甲虫那样爬行的汽车。四辆小汽车，一辆黑，两辆蓝，还有一辆是红色的。跟着这些小汽车后面的是两辆大轿车和三辆大卡车。卡车上坐着的是解放军，他们手里握着枪，刺刀上的光一闪一闪，怪吓人的。孩子们谁也不敢哼一声，连那个最爱笑的女孩格若玛都皱起了眉头。往常，他们常常向单独驰来的货车、长途客车叫着唱着扔石头，女孩子学着男孩子的样子，往远方来客的车顶上撒尿。这回他们可不敢，通向他们家乡的这条公路，打修好的那一天起，从来都没来过这么多光溜溜的甲虫似的小汽车，也从来都没来过这么多握着枪的解放军。这阵势太大了！他们感到惊愕。听说，在外边，人物越大，坐的车越小。住房子又正相反，人物越大，住的房子也越大。别是“文化大革命”真的要闹到里边来了吧！外边的“文化大革命”是在苏纳美四岁的时候闹起来的，已经差不多有九年了。她记得，在她五岁那年，有几个红卫兵跑进来，红着脸在村子里又唱又叫，满墙都

^① 十三岁之前没举行穿褂子礼的摩梭女孩和没举行穿褂子礼的摩梭男孩都穿一样的、半长不短的麻布衫子。

写了字，跺着脚，挥着手要大家起来“干革命”。大人们脸上个个都是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样子。谁也不知道哪样才算起来，干哪样革命。孩子们可是高兴透了，跟着他们唱呀，叫呀，喊口号呀，在红卫兵的颜色桶里捞起红颜色往自己脸上抹。大人们为了谢谢红卫兵们，晚上给他们预备了饭菜。红卫兵们吃饱饭以后问那些懂得点汉话的人：

“你们为什么谢我们呀？”

“谢谢你们让我们的孩子们扎实快活了整整一天，他们难得见到外边来的年轻人。”

红卫兵对这样的回答很不高兴，拿出人人都有的小红书念了很多毛主席的话。人人都点头称是。摩梭人里也有会念的人，念得跟他们一样溜。红卫兵问：

“你们懂得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吗？”

“不懂。”那些连连点头的人又都连连摇起头来。红卫兵们很泄气，把孩子们召集起来，每个人发一个红卫兵的红袖箍，有些孩子向他们要了双份。红卫兵还教孩子们象摩梭人的巫师那样念念有词，把小红书连连往头顶上举。第二天早上，他们要大人和孩子们跟他们去揪斗公社干部，孩子们不去，大人们也不去，装着听不懂他们的话。那些懂得点汉话的人也变得一个字都听不懂了。孩子们脱光了衣服，跳进“谢纳米”^①，用脚狠狠地打着水。红卫兵们也只好学着孩子们的样子，一丝不挂地跳进湖里游起来。红卫兵的皮肤特别白，许多女人多年以后提起来都会大惊小怪地喊着：

“啊！阿咪^②呀！那些光溜溜的身子，白得咧！白得象……”

① 即滇川交界的芦沽湖。“谢纳米”系母亲海之意。

② “阿咪”系阿妈之意。

啊哟！白得比羊奶还要白，老是白喽！那样蓝的湖水都没在他们身上染上颜色。”

红卫兵们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就排着队，唱着语录歌走了。

“谢纳米”的水又象镜子那样平，静静地照着天空。

红卫兵留下来的红缎子袖箍都给女人们拿去当尿布了。苏纳美身边的格若玛背上的小妹妹裆里就兜的是那物件。女人们使用它，又抱怨缎子不吸尿。从那些红卫兵收兵回营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全都是外边的故事了。赶马人不断把外边那些可怕又可笑的故事用牲口驮到里边来，谁都喜欢听，象听鬼故事一样，怎么也听不厌，一个个把眼睛都听圆了。

这回来了这么多车，这么多兵，一定是把“文化大革命”也拉进来了，要真是这样，不要可不行呀。解放军跟红卫兵可不同，红卫兵没枪，解放军有枪。还来了这么多坐小车的大人物。孩子们可真想亲眼看看那些可怕又可笑的故事，要是故事里的人物都是熟人，那才有滋味哩！昨天公社干部就传下话来了：中央派来了工作组。什么是中央，他们搞不清，什么是工作组，他们可都熟悉。他们看见过从上边来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工作组。所有的工作组都象云朵一样从外边飘进来，有的落几滴雨，有的响几声雷，有的既没有雨，也没有雷，云朵终归要从里边飘出去的，蓝天飘不走，干木山^①飘不走。工作组来了，天天找干部开会，找老人开会，找女人开会，找小孩开会。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字，想出许多花样来开会，在会上喊一火，批一火，斗一火就拍拍屁股走了。带走一包一包写满字的纸张，花生米，鱼干，猪膘^②，欢欢喜喜地走了。谁也记不住他们说了些哪样，斗了

① 干木山是雄踞于芦沽湖边的一座形似狮子的山，女神山。

② 腌腊整猪。

些哪样。挨批斗的人该干哪样还干哪样，谁也不觉得撤了职的干部少了一只耳朵，他本来就不想当干部，当干部太亏，老熬夜。孩子们只记得那是一段扎实热闹的日子。最好玩的工作组是那个不许多养娃娃的工作组。他们挂了好些画，画着人身子里面的各种物件，最初没成形的人的样子，生养下来的经过。特别是在和摩梭人相邻的汉人村子里，他们象闯猪似地闯那些会生养的汉族女人。对摩梭女人只是劝说，谁也不肯去闯。汉族女人不愿意也不行，她们象要被杀掉的猪似地大叫救命。工作组里那些穿白大褂的男人、女人们把她们脱光、刮毛，按在杀猪的宽板凳上，捉住她们的手脚，用一把明晃晃的小刀去闯那些女人。孩子们高兴得直蹦，扯着嗓子吆喝，喊着，扎扎实实地好看喽！孩子们都担心工作组住的时间太短，大人们都担心工作组住的时间太长。怕他们闯红了眼，摩梭女人也不能幸免。工作组的人也不愿久住，因为他们都有家。工作组的男人也会摸进摩梭人的“花骨”^①，和摩梭女人玩耍。事后，他总会送点好东西给和他玩耍的女人，向她千叮咛万嘱咐：“可是别出去呀！说出去就不得了呀！”女人们都不明白，为哪样不能说出去呀？“怕，你就别找我耍嘛！这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他恨不得把她的嘴缝上，求她：扎扎实实不能讲出去，对谁也不能讲。小苏纳美碰见过夜间提着鞋子走路的工作队员，象踩在薄冰上似的。谁要是吓唬他一下，他准会从楼梯上滚下来。要是两个工作队员在一条夜路上遇见了，准都会说出同样的话来：“我在向××了解情况，谈晚了。”他们说的都是男人的名字。他们为哪样都要说一个男人的名字呢？小苏纳美明明看见他们都是从女人的“花

① 摩梭成年女人接待男友的房間。

骨”里出来的呀！他们在大会上一讲话就要乡亲们坦白，动不动就高声喊那句八个字的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们为哪样不坦白呢？和工作队员玩耍过的女人事后在一起议论说：“摩梭话嘛，他是讲不来的；耍嘛，他还是会的。”

“莫瞧白天他的脸象石板，夜里在‘花骨’里，他的脸上笑得能流出蜜来。”

中央工作组在“谢纳米”四周驻下来了，专挑摩梭人的村子住。谁也搞不清他们来干哪样，是撤换公社干部？是抓小偷？还是闹女人？谁也不晓得。大晴的天，人们的脸上都阴沉沉的。队以上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大院子里，自带被盖，不许出门，关着门开了三天三夜会。孩子们听那些开车的司机讲：中央工作组并没有中央的人，“中央文革小组”指派了一个省委书记和一个省妇联主任当正副队长。说这回来是要“整一整摩梭人的乱七八糟”。中央有一个叫张春桥和一个叫姚文元的大首长发了老大的脾气，写了几万个字的长文章。说是：“在全世界最先进最革命的社会主义中国，怎么还没把最原始、最落后、最野蛮的生活方式铲除？”这句话里，小苏纳美只晓得“铲除”的意思，因为她很小就在莽子地里铲过草。他们要铲除哪样呢？

干部会开了三天三夜，在工作队长让摩梭干部详细介绍摩梭人的婚姻家庭形式的时候，工作队员们比听女神的故事还要感到惊奇和可笑，有些年轻的女队员从始至终都涨红着脸。男工作队员们笑得前俯后仰，唏嘘不已。与会的摩梭干部对于这些工作队员的表现极不理解，“这有哪样可笑的哩！”他们个个面含愠怒，都有一种受辱感。会开完了，干部们都象霜打的青稞苗苗，一根根都瘦了，黄了。个个都给村里带回了几个工作队员。小苏纳美的村子里来了五个，其中有个女人就是省妇联主

任顾淑贤。那些曾经笑得象猪肝似的脸，一进村都变成石板了。她一来，还带来了一个班的解放军，日夜都在她住的那家人家门前站岗。她是一个胖胖的四十多岁的女人，象牲口似地在嘴上戴着个白布罩子。小苏纳美心想：她准是怕自己管不住自己，啃了路边田里的青稞。她走一步喘一口气，浑身的肉颤一下。她穿着一身男人的军装，胸前挂着一个盘子那样大的毛主席像章。进村以后第一个会是党员大会。全村只有三个党员，加上五个工作队员，一共八个人。会是在山坡上的松林里开的，开会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那帮穿麻布褂子的孩子们结伙悄悄地向燃着篝火的会场靠近。孩子们都晓得那个女首长身边有个带手枪的解放军警卫员，可就是不相信自己会被发现，更不相信警卫员发现了会真地朝他们开枪。他们趴在能听见党员们说话的地方就不再往前爬了。党员会开了有两顿饭的功夫，没人发言。村子里的三个党员象夜里的葵花，低着头。五个工作队员象蹲在荷叶上的蛤蟆，瞪着眼。孩子们等得真有些不耐烦了，又不敢走，这么静，他们只要动一动，开会的人就能听见。还是顾淑贤憋不住，她说话了，让村子里的梭拉队长给她当翻译。

“怎么？表个态就这么难呀？一个共产党员，处处都要带头，又不是要你们带头上刀山下火海，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你们也应该带头。是为你们好，让你们过规规矩矩的日子，男婚女嫁，成为合法的夫妻。你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一万年前的原始人才象你们这样生活，乱七八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是群婚制的残余！你们是共产党员！就不知道羞耻？这和共产党员的道德情操距离有多远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江青同志很重视我们这个工作组，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指示我们：你们完成的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强制性地把还处

于远古时代的摩梭同胞拉到现代生活中来，和我们同步！”

二十岁的女党员比玛说话了，声音很小：

“大跃进那年……也是这么说的，后来……”

“后来怎么样了？”

“结了婚的女人和男人又都各回各家了……”

“告诉你们，今年可不是五八年，那一次要是大雷雨的话，这一次是特大雷暴雨！不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绝不收兵！”

“别的事，我样样都能带头……”比玛结结巴巴地说，“这种事……我……我不能带头。”

“开除你的党籍！”

“好嘛……”

“好嘛？开除了你的党籍以后还得让你领结婚证书！”

“我……我……”比玛抬起头，忽然变得勇敢起来。“我不晓得中央首长为哪样想起我们来了，忘了我们该多好！也不晓得中央首长为哪样要管男人裤裆和女人裙子里头的事？我们从来过的都是规规矩矩、和和平平的日子，哪一点是乱七八糟？我们摩梭人没有人犯过罪，没有人打过官司，没有人吵过架。为哪样叫我们领结婚证，为哪样非要我们离开自己的亲人，拆散我们的母系家庭！要我们和妈妈、舅舅分开，到外人家里去过日子，我们过不惯。”

“你们的脑袋瓜子是怎么长的？反着长！过一夫一妻制的生活才是合乎道德的！懂不懂？”

谁也不回答。顾淑贤大声吼叫起来：

“懂不懂？”

三个党员都摇摇头。

“告诉你们，”顾淑贤取下嘴上的白布罩子，嘴角上喷着白沫

喊叫着，“不领结婚证就不是合法夫妻，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睡觉’（这个辞儿多么生动！）就是非法的！被工作队发现了，态度好的，扣发你们的口粮；态度不好，当流氓判罪，坐牢，劳改！我宣布：从我说话时起，立即执行！召开群众大会！”

孩子们听到这儿，没等党员散会就倒着爬回村子里了，七嘴八舌把他们听到的话半半拉拉地告诉了大人们。有一个意思是明确的，不许结交阿肖^①，除非是领结婚证，固定为一夫一妻，还要解散母系大家庭。当时，不少男人、女人都放声哭了。大家都知道，这次的劫难比五八年那一次还要大！

在群众大会上，顾淑贤大声宣读了张春桥和姚文元那篇很长很长的论文，就象水磨唱的歌那样长。谁也听不懂，梭拉也不会翻译，可谁也没打瞌睡，大家事先都晓得那篇文章说的是哪样了。这还多亏那些偷听了党员会的孩子们，他们用几句话传达的比那篇长篇宏论要明白的多。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睡觉要经官，要领一张盖了官印的凭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在一起睡觉了，要分开，也要经官，也要领一张盖了官印的凭证。官家要抓，要检查……

顾淑贤读完以后，要大家讨论，点完了三根蜡烛也没有一个人发言。顾淑贤用沙哑的嗓子把在党员会上最后讲的话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然后问大家：

“你们可不要以身试法！私通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除非你们不走动！能不能办到？”

没人回答，也就是回答。

老人们先起身走出队部，接着是女人们，男人们，再就是党

^① 肖直译为颠倒之意，阿肖可译为可以躺在一块的异性朋友。似不包括必须在一起沉睡。

员们，最后是那些孩子们。顾淑贤气呼呼地戴上蒙嘴的白布罩子，瓮声瓮气地说：

“咱们看谁厉害！只要你们能熬得住！”

她就要满十三岁了，美丽的苏纳美！包谷米粒儿那么大的花骨朵就要张开了。

那是一九七五年夏天的事情，在中国爆发的那场在人类历史上极其奇特的毁灭性的运动已经延续了九年，超过了中华民族跨越三十——四十年代的持久的抗日战争。如果承认它是火焰的话，这股火焰已经渐渐弱下来了，但还灭不了。谁也无法让它熄灭。而且，那些众多的用这火焰照亮自身并用这火焰去灼伤别人的魑魅们，绝不让那火焰就此熄灭，竭力不断地在火上加油。因此，亿万中国人还得在炙痛中活活地苦受熬煎。

二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又走到这儿来了，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地方。啊！可我不得不扶着人行道上的一棵法国梧桐树，我太虚弱了，真可谓遍体鳞伤。昨天之前的酷刑、饥饿、沉重的苦役、缺乏睡眠而又没完没了的失眠，现在，总算过去了。但我不相信会真的过去了，也许只是告一段落。这些年我找到了一个精神平衡法，那就是把刚刚过去的灾难当做一场恶梦，恶梦醒来的一切才是真实的。这大都市的喧闹；这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日子都象洪峰涌来似的人流；这已经可以闻到有些清香的、正在转青的法国梧桐树；眼前三楼那扇倾泄着白炽灯光的明窗；都是真实的。近在咫尺，我却不能立即走过去，奔跑着上楼，我没有那样的体力。那个靠在窗旁的亲切的人影是她。只有我知道，她在听音乐，她有这样的习惯。她经常偷偷打开唱机，把那张裂了缝的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放在转动的唱机上。虽然每转一圈，唱针都要跳一下，出现四分之一拍的杂音和六分之一拍的延缓；虽然只能把音量开到在室外绝对听不见的程度。这时的她最美，她已经超然物外，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里，眼睛噙着亮晶晶的泪，双手捧着一只为了暖手用的玻璃杯。在一场如此惨重的浩劫之中，竟会有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唱片！真是奇迹！这奇迹

是我创造的。一九六六年这场称之为“革命”的全民族的疯狂症，一开始就是野蛮的摧毁。我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进入美术学院一年级的热血青年，一直置身于惊涛骇浪的尖顶上。烧！包括先秦的竹简和玄奘法师历尽艰辛从西天取回来的经卷，米南宫、唐寅、文征明、徐文长的真迹，至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那些美术大师的复制品，更不在话下。砸！隋唐的石雕、壁画，北宋以降的瓷器，活人的脑袋，在劫难逃！那年冬天，我很荣幸，被红卫兵司令部指派为砸烂“音乐资料馆”战斗小组的执行组长。那时，一个组长的权力还了得！江青不才是个副组长吗！我指挥这批小将把乐谱橱里的乐谱，唱片柜里的唱片、录音带全都堆在院子里，浇上汽油，一根火柴——只用了一根火柴就引起了熊熊烈火。我们把小红书举在胸前，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我确切地意识到我们在干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非比寻常的革命壮举。顷刻之间，我们把全世界那么多音乐大师呕心沥血的创造付之一炬，化为灰烬。而且相信，我的行为是在根除一种贻害人类的病菌，从此之后宇宙空间再也不会出现这些音响了。为了尽责，我最后撤离“屠场”。当我正贴着墙站在阴影里看着若明若暗的余烬感到自豪不已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戴着一顶破剪绒棉帽，裹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式军大衣，颤颤兢兢地从地下室里浮上来。她开始没发现我，目光呆痴地走近散发着热浪的灰烬，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我当时打心眼里佩服她的勇敢，也打心眼里厌恶她的“反动”。这还了得，我一个箭步冲到她面前。她象在鹰的影子下的一只小鸡，立即哽咽住了，蜷卧在地上，把泪水纵横的脸转向我，凝视着我，陷入极端恐怖中的真空状态。我完全象一个端着带刺刀的枪指向战俘的胜利者。

“你是什么人？”

“资料员。”

“哭什么？”

“我……哭……”她的嘴唇哆嗦得使她说不出话来。

“哭什么？”我向她跨近一步。

她恐惧地、戒备地把背转向我，一双受惊牝鹿似的眼睛在肩头上看着我并阵颤不已。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浮现出一丝恻隐之心，脸色可能变得好看些了。她小声说：

“你听过音乐吗？”

“什么意思？”我的“革命警觉”立即在我每一个细胞里膨胀了。

“你要是……”她那微弱的雏鸟似的鸣声使我不得不听下去。“你要是有机会……安安静静地听完任何一张唱片，这些都是人类的非凡的大师呀！你要是听过，你就不会这样对待他们了……”

我冷笑了一声。

“你对资产阶级的文化优势那么有信心？”

“你听听，一听你就知道了，安安静静地听，听听……”

我用脚踢了踢那堆灰烬，意思很清楚：这堆灰烬永远也不会发声了！她看懂了我的表示，先把颤抖着的脏手在大衣上擦了擦，从胸前拿出一张封套上印有柴可夫斯基素描画像的唱片。

“还有……一张，唯一的，你听听，反正我也保不住，早晚……你找个唱机，找个安安静静地方，这种地方……现在很难找到，你们可以找到，扫地出门的资本家的楼上……听听……”

我面对这个妇人有点不知所措，我在想：她是由于精神失常呢？还是不堪救药的嗜“毒”者的呆痴呢？否则，她不会这么大

胆。我伸手猛地夺过她捧着的那张唱片，失手把唱片跌落在水泥地上。那妇人随即也扑倒在地，她一定也从那响声中听出唱片已经摔裂。她完全疯狂了！抱着那张唱片愤怒地向我吼叫着：

“你，你连一张也不留吗？”

我出于好奇和凯旋者的宽容，笑笑说：

“好吧！给我，我倒是想听听，告诉你，我是不会被腐蚀的。”

她把那张唱片捧给我。她那双眼睛里充满了自信的神情。

我几乎因此再一次摔碎这唱片，幸好她很快就闭上了双目，把双手搁在胸前，象默默祝祷似地凝住了。

我用写大字报的纸卷起唱片，偷偷带回宿舍，压在箱底，希望找一个“听听”的机会。后来，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竟把那张唱片给完全遗忘了。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她现在听的一定还是那张唱片，我从她伫立着的姿势上可以看出现在已是第二乐章了。

使我把遗忘在箱底的唱片重新拿出来的是她。我应该赶快走到街那边，上楼，敲门，走进她敞开的怀抱，依在她的肩头，一起听柴可夫斯基的心灵的颤音。但我走不动了，连一步也走不动了，一种临近港湾的松弛感把我给毁了。我想喊叫她，让她来搀我一把。我试着舔舔干裂的嘴唇，发现我失声了，根本不知道如何大声喊叫。我发出的声音在这海涛般的都市的喧嚣里，就象雷雨声中一片竹叶的弹动。

我追索着，我是怎么认识她的，也就是我的初恋。在什么时